

渤海之歌

SUIYUEBUYANQING

岁月不言情

解海燕

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海之歌

SUIYUEBUYANQING

岁月不言情

解海燕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渤海之歌/——哈尔滨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
2004

ISBN7-207-06348-2

I. 渤… II. 解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当代 IV. D6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02262号

责任编辑：魏杰恒 汤克白

装帧设计：王海燕

渤海之歌·岁月不言情

解海燕 著

出版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

邮编 150008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·印张14.6

字数 330千字

版次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7-207-06348-2/I·841

定价：24.60元

自序

生活伴随着烦恼和悲伤,有时它会把我们引向绝望,但命运应该由自己把握,战胜退缩和沮丧,就会燃起希望的光芒。

步入中年的我,无法摆脱失业的消沉。怎样面对现实、重树生活信心?当无数次求职失败后,我便萌生了写书的欲望,以给自己的将来作一个交待。

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,我把自己关在家中,凭借着一股执着的精神,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支持下,开始了长篇小说《岁月不言情》的创作。长时间超负荷的写作,使我头晕目眩、呕吐不止,但我要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还能够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,书中的女主人公叶霄雅,就是我学习的榜样。

带着一股怨恨的情绪去看待世界,你会觉得它是一片黑暗;而你换上一颗进取之心去感悟生活时,就会有希望产生!所以作品中没有抱怨和叹息,我要用一个完美的故事结局,表达出我对生活的热爱。

作者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六日

第一章

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大千世界，人海茫茫，无缘擦肩而过，有缘则可能相识、相知，甚至相爱。

叶霄雅和江河的相识，就是缘分使然。

第一次遇到江河，是在商厦五楼一角的手表维修部前，叶霄雅在等着那位修表师傅换手表电池的时候。江河和杨雪曼一走进人们的视线，立即就吸引了在场人的目光。

江河有着高高的笔挺的身材，刚毅的脸庞就像是刻意雕琢的一般，使五官特别分明，让你惊叹造物主的神奇。他戴着一副白色的水晶眼镜，这给他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增添了文人的气息。不过，他冷冰的目光过于犀利，并不能让人感受到他的儒雅和谦和，倒给人一种成功人士目空一切的冷峻和孤傲。

走在江河身边的杨雪曼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，也许叫女孩子不太确切，因为看她的年龄差不多有三十岁了。其实她的五官不是很突出，也许眼睛显得细长了，但组合在一起竟是非常完美。尤其是飘逸的长发不时掩映着她洁白无瑕的面部，薄而红的嘴唇恰到好处地衬托着她尖尖的下巴，使她周身上下洋溢着漂亮女人所特有的魅力，让人过目难忘。此时，江河高昂着头，双手插在白色的休闲长裤里，旁若无人地向前走着。杨雪曼则挽着他的手臂，紧紧地偎依着他向手表柜台走来。

“先生，看男款还是女款？这里是情侣表，新……”女服务员非常热情地主动打着招呼，正喋喋不休地推荐着，江河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我想看看女式手表。”江河毫无表情的脸上，露出了一丝不耐烦。

“请看这里都是女款表。”服务员依然热情地指着柜台里的手表说，接着就职业化地向他们逐一品牌介绍着，什么雷达、凡高、罗西尼……尤其特别介绍飞亚达的镀金表，说是永不磨损，并且款式新颖别致，最近卖的相当好等等。

江河没说话，用手示意服务员把那块手表拿出来。接过服务员递过来的手表，江河摘下一直戴着的水晶眼镜随手放在柜台上，开始漫不经心地看表。

“我说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偏偏介绍这种廉价的东西？你以为我们买不起好表是不是？”杨雪曼突然指着服务员的脸，发起了火。

没等服务员说话，江河在一边冷冷地开口了：“这表怎么不好了？”

意想不到的，杨雪曼在冲他说了一句“好，江河，我不要了”之后，转身跑掉了。

江河有过一刹那间的愣神儿，随后他把手表递给服务员就连忙追了出去。

女服务员随手拿过一块软绒布，一丝不苟地擦试着江河刚才看过的手表。

霄雅从修表师傅手里接过自己的手表，付过款后正要离开时，看到了旁边柜台上那个被遗忘的水晶眼镜！

霄雅拿起眼镜就向楼梯处跑去。服务员一直在精心地擦着手表，并没有在意这个眼镜，看到她抓了一个什么东西跑了，

便抬起头来，看了看柜台上并没少什么，就低下头继续做她的事情。

霄雅从五楼一口气跑到一楼的楼梯口，也没有看到江河和他的女朋友。她只好穿过大厅跑出了商厦。这个夏日的午后，骄阳似火，连脚下的板油路面都被太阳晒得软软的。霄雅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，满头满脸的汗水顾不得擦一下，就手搭凉篷翘着脚在人流中寻视着——没有他们的踪影。

手里湿漉漉的。霄雅下意识地低头去看手里的眼镜，只见在镜框上刻着几个字母，她认识，写的是德国制造。凭感觉她知道这个镜子的价格不菲，这更让她想到失主焦急的心情。焦灼中，她想到了去广播室求助一下播音员，便返回了商厦。一进门，她就看到江河从电梯里出来了，一个人正疾步地向前面的停车场走去。

霄雅急忙跑过去，把眼镜递到江河面前说：“先生，你的镜子忘记拿了，还给你。”

江河接过眼镜在手里随意摆弄着，等她开口提酬金——在连港市，拾金不昧成为有偿服务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可是等了一会儿没听到声音，江河诧异地抬起了头，却看到她已经走出去十几步远了。

霄雅目不斜视的走着。也许是十几年晨练的结果，三十八岁的她有着一副不可思议的身材，既不像年轻姑娘那样纤弱，也不像中年女人那样丰满，是很窈窕又很直挺的样子，非常美。将近 170 厘米的身高，使她走起路来有一种优美的韵律感。乌黑的、长长的头发扎成了一个大马尾，随着走路的节奏晃来晃去的，就像一个充满朝气的大学生。

霄雅在公交车站等汽车的时候，江河开着宝马车停在了她身边。他摇下车窗玻璃，看着她说：“你去哪里？作为回报，

我送你去。”

江河的语气里没有感激的意思，倒让霄雅看到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骄傲的表现。

她只说了一句：“谢谢你，不用！”便转过身，不再看他。

这显然出乎江河的意料，他发现这女人具有独特不俗的气质，很高贵，很雅致，又很随意。现在她伫立在那里，腰身直挺，目光微微仰视，使她又显得很清高。他没再说一句话，猛地向左一打车轮将车开走了。

江河的车刚开走，他的女朋友就追了过来。看到江河没有等她，她伸手打了一辆的士，也向江河走的方向追去了。

第二次见到江河是在半个月以后的一个夜里。

自从离开辽滨市来到连港市，霄雅从事过刷洗车辆、叫卖报纸等职业。连港市是个仅次于省会的大城市，外来人口特别多，待遇好、工资高的工作很难找到。她去人才市场多次了，想在一些大公司找个活干，简直一点希望都没有，且不说她的年龄在连港的各大公司中，已经属于被淘汰的范围，就连她的学历也不过关，人家要求是全日制的本科生，而她的本科文凭是参加工作后通过电大业余学习获得的，对方都懒得看一眼。眼见着生活上已经捉襟见肘、入不敷出，她便咬咬牙一天只吃2元钱的面条，省下50块钱在一家职业介绍所交了职业介绍费，找到了一份送牛奶的差事。

送奶就是一个早晨的活儿。霄雅每天四点钟去奶站取奶，然后逐家逐户地投递，上午九点之前基本就送完了。然后她要去公园、车站等人多的地方招揽生意：用铅笔为人画肖像素描，画一张5元钱。这个差事很不把握，有时候等了大半天也没有要画的人，而有时候还没等屁股坐稳当，就被市容办来的人把

摊子给掀了，弄不好还要接受罚款，所以，她每天等活儿时都是提心吊胆的，时时注意着有没有监察的车子开过来，生怕被他们抓住了。

这天傍晚在火车站，霄雅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十六、七岁的姑娘把手伸向了一个刚下火车、长着一脸麻子的男人衣兜里。她刚要喊叫，麻子男人却一把抓住了女孩的手腕并使劲拧向其身后，把女孩疼得龇牙咧嘴地一阵乱叫。接着，男人一脸淫笑地问女孩：“想公了还是私了？”

女孩很困难地反问道：“怎么公了？”

“把你送到派出所挨几鞭子，让你吃点苦头，看你还敢不敢偷东西。”麻子男人气势汹汹地说。

可能是男人在说话时手上加了力，女孩又是一声惨叫，半天才挤出一句话：“那私了呢？”

男人的嘴贴近女孩的脸庞，看样子要亲她似的，说：“那今晚就跟我走，明天放你回家，我们就算扯平了。”

当时火车站的人很多，谁也没注意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，但离霄雅很近，她听清楚了这两人的对话。看到这个女孩就想起了远在辽滨市的女儿白婷，她不禁火冒三丈。

女孩显然不愿意跟他走，但又怕被他送到派出所，就犹豫不定地用那双胆怯的眼睛望着麻子男人。

麻子男人的嘴终于接触到了女孩的脸，见女孩只是恐惧地躲闪着，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搂紧女孩挟持着她向左边走去。

“你放开她！”霄雅猛地从地上跃起跳到他们面前，伸手拦住了去路。

麻子男人被吓了一跳，定睛一看是个摆地摊的，便威胁道：

“我劝你别给自己找麻烦！”

霄雅怒不可遏地指着他：“你快放开她，否则我要报警

了！”

男人一脸的嘲讽：“你是干嘛的？甬跟我来这个，老子怕过谁？你没看到她偷我的钱吗？是不是你想跟咱哥们玩玩？”

霄雅突然大声地喊起来：“抓流氓呀，快来抓流氓！”

人们很快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。男人一看自己被困在中间了就有点心虚，但仍外强中干地叫道：“这个小崽子偷了我的钱包，我要把她送到派出所！”

“他撒谎！”霄雅对人们说：“我一直在这里看着，是他要耍流氓！”

那女孩很聪明！她立刻明白了霄雅是在帮助她，便高声叫起来：“叔叔阿姨快救救我，这个坏人想占我的便宜！”

围观的人们愤怒了，纷纷要拨打 110 把他给抓起来。

男人见势不妙，自己又有口难辩，便想起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训，急忙放开了女孩，对霄雅说了一句：“咱们后会有期，走着瞧！”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火车站。

有人要追赶他，霄雅连连说：“既然孩子没受到伤害就算了吧。谢谢大家给解了围！谢谢你们！”

人们逐渐散开了。霄雅用手拉过那个女孩来到僻静处，厉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偷人家的钱？”

女孩害怕了，可怜巴巴地望着她说：“我的钱今天早晨被人偷走了，我一天没吃饭，太饿了。”

“你饿也不能偷呀？这是犯法的事儿你知道吗？”霄雅又气又急地说完，又问她：“你是第几次干这样的事？”

女孩垂下了眼帘：“第一次。我看到他用 10 块钱买了一盒烟，剩下的几块钱放在裤兜里了，就想偷来买点吃的。”

“你说你有多糊涂？也许真应该把你送到派出所，让你好好……”霄雅的气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女孩打断了。

“求求你了，阿姨！千万不要这样！”女孩几乎要急哭了：

“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向你发誓！”

其实霄雅的心早就软了，她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便带女孩向车站后面的大排档走去。那家是面条店，2元钱随便吃，咸菜免费供应。她每天早晨不吃饭，中午来这里狠狠地吃一顿。

女孩饿极了，一连吃了三碗面条，直到一个劲地打着饱嗝儿，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了筷子。

面对霄雅慈爱的目光，女孩主动述说了她的故事。她叫李晓，家在连港市的经济开发区。两天前，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她与盼女成凤的母亲发生了争执，结果被母亲打了一巴掌后，她赌气离家出走来到了市里。虽然一出来她就后悔了，但要不是出了今天这个事，她还不想回家。现在她身上分文皆无，想回家也回不去了，说着，她就又怕又悔地哭了起来。

霄雅询问了她家里的电话号码后，用 IC 卡在马路旁边的电话亭和她的家里取得了联系。不到两个小时，李晓的父母坐着一辆出租车来到了火车站。一见面，李晓的母亲就埋怨女儿不懂事，学习不努力还和家长顶嘴，说为了寻找她，他们夫妻俩一直都没上班。然后他们又对霄雅说了一些感谢的话，就带着李晓走了。

送走了李晓一家；霄雅长出了一口气。看看时间还早，不到十点钟，她便沿着马路来回溜达。由于与她合租一间房子的那个卖报女孩，在该交房租的前两天突然不辞而别，而她一下子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交给房东，结果被撵了出来。已经一个月了，她一直在半夜的时候，到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眯几个小时就去送奶。候车室里不能去的太早，否则赶上突击检查，就有可能被送到收容所里或者被遣送回乡。李晓说她也是在候车室里过的夜，那么小的孩子，要是真出点事可怎么办？霄雅想

着李晓的事，就不自觉的想到了白婷，想起了到连港市后第一次给她打电话时，娘俩各自拿着话筒哭得说不出话来时的情景，心里便非常难过，也更加想念和惦记着她。不知道她是否找过海明？她嘱咐过女儿不要告诉海明她曾打过电话，白婷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，但是她答应了。她告诉母亲：方叔叔一直在寻找她，每天都很辛苦。

来到这里后，她的手机就不用了，而是从贩子的手里买了一张 IC 卡，用于联系寻找工作。一方面经济上的拮据已经让她无力支付手机的费用了，另一方面，她怕方海明打电话找到她——她坚信他一定想找她。她已经想好了，给尤娜一年的时间，让她和海明破镜重圆。一年后，她准备回到辽滨市，或是带走女儿，或是留下生活，这个结果取决于她能否在连港市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来，也取决于方海明是不是选择了尤娜！

她和海明之间还有希望吗？虽然离开他两个多月了，但他的影子一直不停地在她的眼前闪现。海明就像一棵树，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，并且对他的思念就像浇树的水一样，使这棵树愈加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。

人生有诸多的遗憾，霄雅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中年时会因为感情的缘故，而必须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日子。思想不集中，精神便有些恍惚。当她心不在焉地横穿马路的时候，人行道上方的指示灯在短暂地闪了一下黄色后，变成了禁行的红色了，可是她还以为是刚才看到的绿灯，结果被一辆急驶而来的轿车刮了一下，倒在了地上。除了膝盖有点火辣辣的感觉外，霄雅并没觉得哪里还疼，所以，当看到指示灯变成了绿色时，她很快地站了起来。

从那辆车上下来的人就是江河。看到有人被自己的车刮倒了，他感到沮丧和气愤：有些人就是不愿意遵守交通规则，任

意横穿马路，不让他吃点苦头他（她）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条命！但生气归生气，他还是及时地下了车。按说他车开得也太急了，应该等黄灯结束、绿灯亮起来的时候再启动，要说责任，他也不是没有，还是先看看用不用送人去医院吧？江河心里这样想着不禁抬眼向被撞的人望去，却突然觉得这人似曾见过，会不会是拾到自己眼镜的人？还是那件红色的T恤衫，白色的长筒裤，长长的头发，束了一个大马尾！

见一个男人站在自己的面前，霄雅心中一惊。毕竟快午夜了，要是遇上坏人可是一件麻烦事。可是与此同时，她认出了他就是那个在商厦丢失眼镜的人，不知为什么，她倒不害怕了。

“快上车我们立即去医院！”江河看到她的膝盖处已经是血红的一片了，便用命令式的语气说道。

霄雅低头一看，裤子已经破了，上面到处是血迹。但她不想坐他的车，这人太傲慢了，没给她留下什么好印象，他要是因为她替他找回了眼镜而送她上医院，实在是没有必要。所以她说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自己会处理的。”说完，她绕过江河就向前走了，并且竭力抑制着疼痛，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“你这人怎么这样古怪呢？我撞了你当然要送你去医院啊！”江河没见过这种类型的人，一时又气又急的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。

霄雅这才知道是他撞的自己，可是她认为这不能怨他，是她没有遵守交通规则。

“责任在去年我，你就不用管了。”她说，依然独自地走了，没有理会在后面瞠目结舌的江河。

第三次与江河见面，是在一个月以后的公司里，霄雅这才知道他是“源缘广告策划装饰有限公司”的董事长兼总经理——

一自己的老板。

霄雅好不容易找到的送牛奶的差事只做了不到三个月，就被老板辞退了。原因很简单，就在她这个月底逐家逐户收取奶钱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在绿洲园小区 4 号楼一单元 23 号居住的男主人，就是那天在火车站想占李晓便宜的麻子男人。

麻子男人在当时装出一副不认识霄雅的样子，把牛奶钱递给她后，接过收据就进屋里了。可是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一连两天给这家乳业公司打电话，不是说投递员没给送奶，就是送奶不及时，并且服务态度恶劣等等，扬言如果不辞退这名投递员，他就从即日起停止定购本公司的牛奶，并在社区里做宣传，让大家……。公司的经理马上就意识到碰上难缠的人了，霄雅的能力和人品，经理通过两个多月的接触早就意识到了，认为她作投递员是大材小用了。可是有客户投诉就不好办了，现在牛奶行业竞争的如此激烈，本市就有数十家规模较大的乳业公司，争取一个客户不容易，他再做反面宣传，这个损失是无法估量的。要是把霄雅换到别的区域，也怕那人知道了再找麻烦。思前想后，经理不得不忍痛割爱，辞退了她。为了表示歉意，经理让出纳员给她开满了一个月的工资。但霄雅把多开的几天工资给退了回去，她理解经理的难处，毕竟是自己得罪了人，经理也不好办。经理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外，说如果有合适的工作一定让她回来，霄雅再三表示感谢后，黯然离开了公司。

几天过去了，霄雅每天依然在为寻找工作而四处奔波，累得身心交瘁。这天下午，她在人才市场二楼的“供求信息”栏上看到一家旅行社招聘办公室工作人员，因为没看到有年龄要求，霄雅便抱着一线希望去了。经过楼上楼下的几番寻找，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，她终于见到了那个三十多岁的女老板。

“经理你好！我是来应聘的。”霄雅热情地对她自我介绍

着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那位女老板只用斜视的眼光瞥了她一眼，语气非常鄙视地说：“我们要年轻的。”然后转身就走了。

霄雅不甘心地还在努力着：“可你贴出去的招聘信息上并没写年龄要求呀？再说……”

女老板却不再理睬她，扬着头走出了屋子，把霄雅晾在了那里。

虽然四处求职多次碰壁，但像这样无礼的老板，霄雅还是第一次遇到。面对周围几个年轻工作人员注视的目光，霄雅顿时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。这个女老板的态度，使霄雅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她感到异常的委屈和难堪。强忍着要流出的泪水，她慢慢地转过身，一步一步地走出了那家旅行社。

“轰隆隆，哗……”沉闷了多日的天空，忽然在傍晚下起了瓢泼大雨。霄雅为了节省2块钱，昨天没吃饭，本来想等今天找到工作后，晚上好好吃一顿面条，谁知竟是这样的结局。此时的她饥寒交迫、万念俱灰地冒雨走在马路上，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，她就一直那样走着。也许是太饥饿、太疲劳了，也许是睡眠不足，走着走着，她只觉得眼前一黑，身子在摇晃了几下后，就瘫倒在了马路边上的泥水里。

马路旁边就是“源缘广告策划装饰有限公司”。公司已经下班了，负责公司夜间安全工作的保安赵伟正站在玻璃门前向外张望着，结果目睹了霄雅倒地的全过程。眼见着别人落难，岂有不救之理！赵伟顾不得拿雨具就向外面跑去。

本来赵伟要打的把她送到医院里，可是当他扶起霄雅时，她勉强睁开了眼睛。

“送你去医院吧？”赵伟在雨中喊道。

霄雅艰难地摇着头，声音极其微弱地说了一个“水”字。

赵伟赶忙把她背进了公司里。喝下了赵伟递过来的一杯凉开水后，霄雅觉得有点精神了，但身体极其疲倦而虚弱。同时，她肚子里咕咕的叫声被赵伟听到了，他俯下身子问她：“喂，你是不是饿了？”

霄雅顾不得面子不面子了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马路的对面就是面食店，赵伟出去买了几个包子回来，又给霄雅倒了一杯水，然后说：“你快吃吧，吃完赶快走，天就要黑了。”

可是当霄雅准备告辞的时候，赵伟看了看外面依然哗哗下着的大雨，担心地问：“你住在哪？这没有雨具怎么行啊？”

霄雅没好意思说自己住在候车室里，只是说着：“不远，不远。”就向外面走去。

“要不然你给家里打个电话，让家人来接你回去吧？”赵伟建议道。

“我家不在这个城市。”霄雅说着，扯了扯被雨水浇湿的上衣，忽然鼻子一痒，打了个喷嚏。

“那你回不回去也无所谓了。”赵伟自言自语地说完，好像下了决心似的对霄雅说：“你这样走出去一定会感冒的。你先等一等，我给部长打个电话，他要是同意，你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将就一宿，明天早晨雨住了再走吧。公司有个沐浴间可以冲个澡，你身上全是泥，也该洗一洗了。”

说着话，另一个保安从屋子里出来了。公司为了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，每个班安排两名保安。看到霄雅，那人的眉头一皱：“赵伟，这怎么回事呀？”

霄雅这才知道救自己的人叫赵伟。

赵伟并没有理会这个保安，他接通了部长的电话，如实地向他反映了情况，部长同意了。放下电话，赵伟高兴地对霄雅

说：“大姨！”话一出口，他便觉得不妥，又改口说：“还是叫你大姐吧，你要是不嫌弃，今晚就睡在保洁员的休息室里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，然后你再去洗个澡。”

保洁员的休息室在一楼走廊的尽头，是个只有六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。里面有一张铁床，上面铺着褥子和床单，没有被，地上摆放着水盆、拖布等清洁用具。赵伟等霄雅洗过澡回来，把自己的棉大衣扔给她，说了一句：“你将就一下吧，有什么事再找我。你不用害怕，我们保安就在门口的传达室里，这里很安全的。”说完不等她那声“谢谢”说出口就走了，还随手关上了房门。